

心灵
甘泉

Oasis for the Soul

瓦尔登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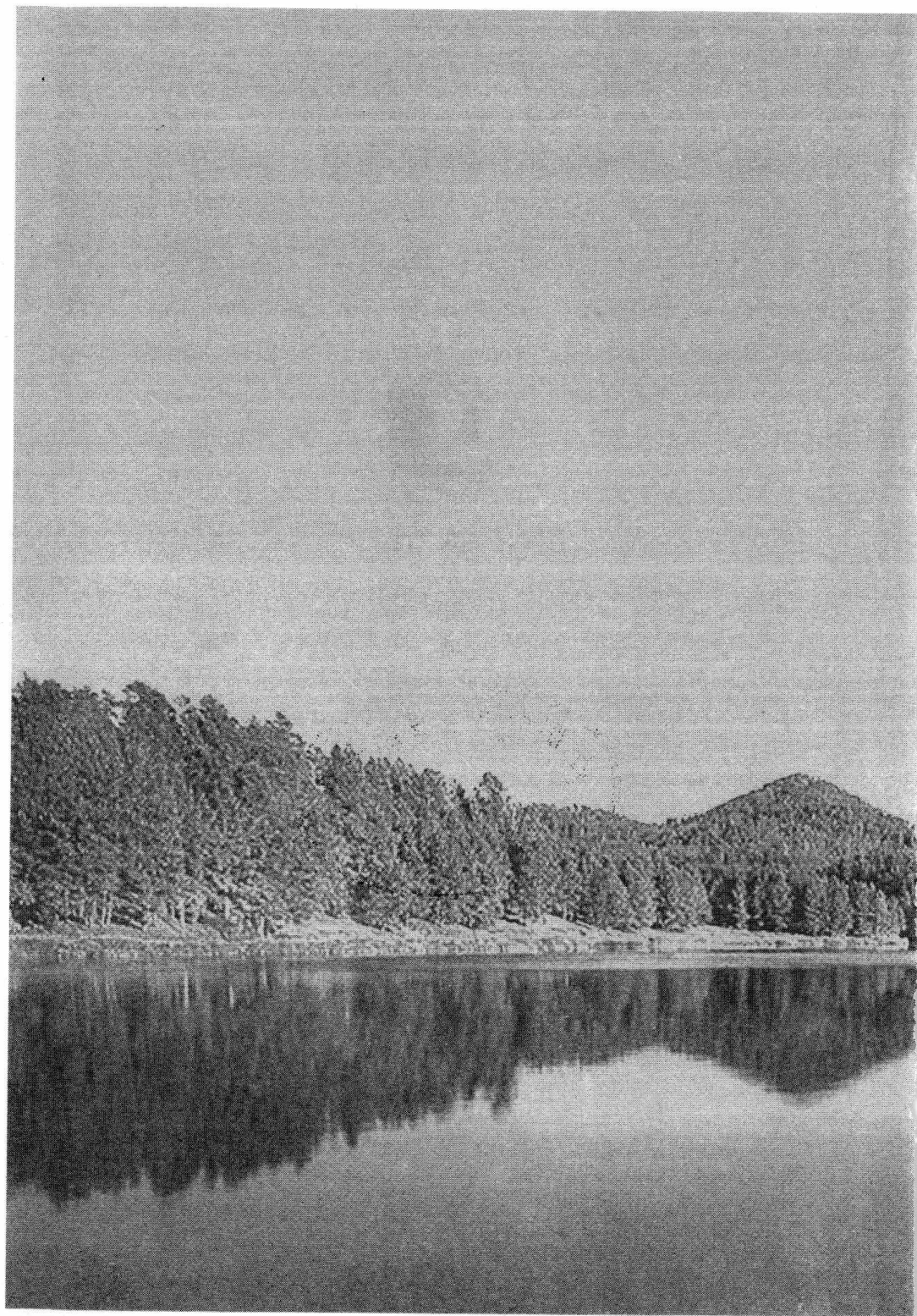
Life in the Woods

【美】亨利·戴维·梭罗著 仲泽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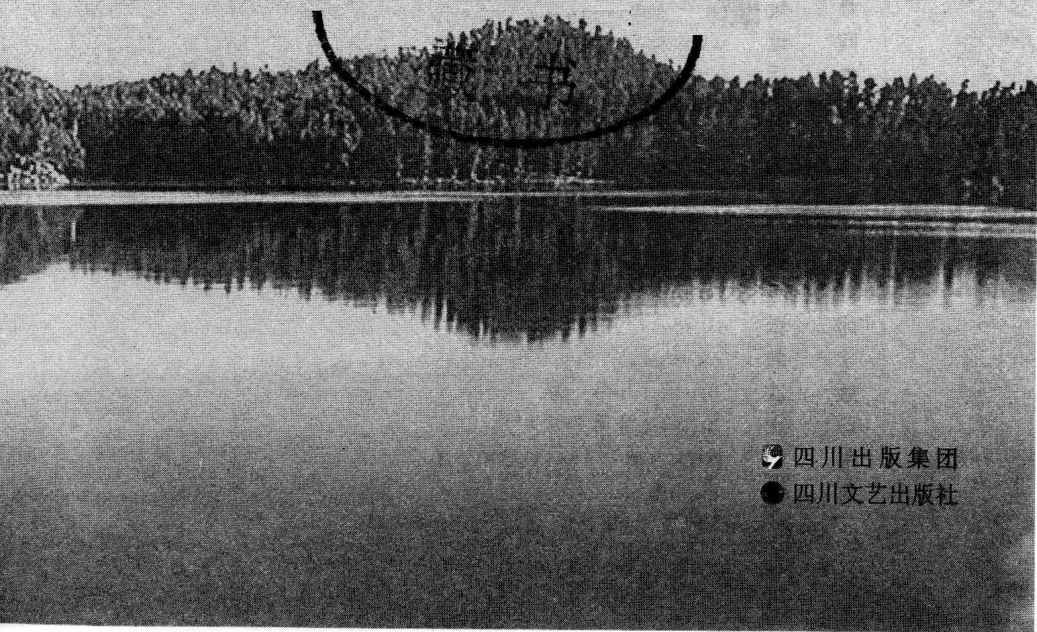
瓦尔登湖



WALDEN HU
瓦尔登湖

[美]亨利·戴维·梭罗 著

仲 泽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瓦尔登湖 / (美) 亨利·戴维·梭罗著; 仲泽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411-2903-2

I. 瓦… II. ①梭… ②仲… III. 游记—作品集—美国—
近代 IV. 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2700号

WALDEN HU
瓦尔登湖 [美] 亨利·戴维·梭罗 著
仲泽译

- 出品人 黄立新
责任编辑 胡焰 (yanahy@sina.com)
贺树 (156364808@qq.com)
责任校对 汪平等
责任印制 龙小龙
封面设计 任熙
版式设计 邹小工/四川经典记忆文化传播公司
-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903-2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Contents 目录

简约地生活	007
补充诗篇	084
我居于何处，又因何而生	086
阅 读	105
声 音	117
远离尘嚣	135
访 客	145
豆 田	161
镇 子	175
湖	182
柏克田庄	208
更高的法则	218
禽兽比邻	232
室内取暖	246
往日的居民和冬天的访客	264
冬日的动物	280
冬日的湖泊	291
春	307
结 语	327
译者后记	343

简约地生活

本书文字，或者说其中大半，写于数年之前。当时我孤身一人，在马塞诸塞州康科德密林深处的瓦尔登湖畔生活。我在那里亲手搭建小屋，营谋生计。我僻居其间两年有余（两年又两月），最近的邻人也在一英里之外。此刻，我又重返文明世界，匆匆驻足，聊充过客。

关于我的生活方式，如果不是乡人着意垂询，我怎能以一己之私读扰读者诸君？对于这样的打探，有人觉得唐突冒昧，但是，在我看来，不但不会感到丝毫的冒犯，而且，考虑到各种情况，恰好觉得自然而然，理属常情。有人曾问我何以果腹，是否寂寞，甚或是否恐惧，如此等等；也曾有人以我将多少收益奉献于慈善事业相责；间或有家口甚大者问我供养了多少穷孩子。因此，若诸君对此不甚关心，而我却就此在书中予以解答，则我恳请包涵与谅解。在不少书中，“我”，亦即第一人称，被隐去了，而本书则不循此例，予以保留，言必称我乃本书一点特色，我们常常忽视了，毕竟叙述者就是那个第一人称的“我”。如果我对别人知之如我之详，自然也就不必如此之多地谈及自身，遗憾的是，我有限的经历框定了本书的论旨。非但

如此，我向同道衷心建言：用简约诚挚的讲述将自己的生命经历和盘托出，不只是听到的他人生活，一如他在遥远的地方会给自己亲人寄去话语，因为，如果他活得真诚，在我看来他肯定是在一个遥远的去处。或许，本书所述对那些穷学生更为相宜，至于其他读者，他们自会选择跟自己相关的内容。我相信，没有人会撕开衣缝去穿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只有对适宜的人，一切才会派上好的用场。

我意欲对本书读者，据说也生活在新英格兰的诸位谈谈感受，对中国人和桑维奇岛^[1]民则不置一词，谈谈诸位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外在生活环境，它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们是否果真就那么糟，若然，这种状况能否得到改益等等。在康科德，我走过的地方不少，所到之处，似乎感到人们在进行苦修，店员官吏，农夫商贾，概莫能外，形式则五花八门，令人愕然。我曾听说过婆罗门的苦修：或是端坐凝眸，曝身于四围的烈火，望着天空的太阳；或倒悬于火焰之上，头颅低垂；或仰首苍穹，“直至无法恢复原状，将脖颈扭动一下也只有液体能进入胃囊”；或终生束缚着肉体，在大树下凝思寂虑；或是如爬虫那般，用他们的肉身之躯丈量广袤的帝国；或单腿独立于杆子的顶端——这些苦修已经让人难以置信，惊诧莫名，但较之我平素目睹却相形见绌，不值一提了。即便是赫拉克勒斯^[2]的十二宗使命跟我的邻人的诸般行止相比也算不得什么，因为他的任务只有十二项，并且有个终了，但是邻人则屠龙无望，漫无休止。赫拉克勒斯尚且有他的

[1] 桑维奇岛，即今天的夏威夷岛。

[2] 赫拉克勒斯系古希腊神话中英雄，他受遣去执行十二宗艰巨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割去九头怪之首。

朋友伊奥拉斯相助得以斩草除根，而我的邻人则常常一事未了又生波澜，既未杀死过任何怪兽，也未完成过任何苦役。

我发现身旁年轻人的不幸乃是因为继承了田产屋舍，仓廩畜群以及农具等等，因为这些物什得之则易，弃之实难。他们倘若生在旷野由狼哺育反倒更好，因为那样他们或许会双眸明澈，得以洞悉他们受缚其中辛苦不辍的田野——是谁让他们桎梏于泥土？方寸土地足可给养，而人们何以要吞噬旷野平畴？人们何以在降生的那一刻就开始挖掘墓穴？他们必须过人的生活，推着这些东西前行，尽其所能谋求发展。我遇到了多少可怜的庸常灵魂，几乎在重重负累之下行将窒息，扭曲变形，他们在生活的道路上匍匐行进，身前推着一个巨型谷仓——长七十五英尺，宽四十英尺，那是奥吉亚斯^[1]从未清洁的牛棚，此外，还有上百英亩的田地需要耕耘芟夷，外加草场和林地！而那些没有遗产可以继承的生命，则无须为祖辈传下的这些一无必要的累赘打拼，尽管如此，在他们看来，获取尺许之大的肉块，也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可是，人们却将精力消耗于一种错误的选择。相当一部分人旋即被翻入犁沟，化作膏沃的泥土。人们被一种徒有其表的命数——通常谓之“必需”——所奴役，因此聚敛财富，任凭蝼蚁咬啮，尘埃侵蚀，留待盗贼破门，挟裹而去，诚如《圣经》所记。这种生活何其愚鲁，如果生而不觉其非，行将就木之时必会翻然悔悟。据称丢卡利

[1] 奥吉亚斯，希腊神话中的厄利斯国王，他养有三千头牛，有一个三十年从未清洗的肮脏牛棚。赫拉克勒斯的十二宗艰巨任务之一，就是在一天之内，用阿尔普斯河水清洗干净这个牛棚。

翁和皮拉^[1]就是通过向身后抛弃石块而创造人类的：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s damus qua sinus origins nati.^[2]

雷利^[3]将其译为醒目易懂的押韵诗句——

从此我们作为人类饱经痛苦，备尝艰辛

变得冷酷凉薄证明我们肉身的石头本性

盲目地遵从一个愚顽的训诫，向身后丢着石头，而不管它们落到了何处。只是因为蒙昧愚鲁，大多数人，即便生活在这片相对自由的土地上，也被虚妄的焦虑和过度的劳役湮没，双手因粗笨颤抖而无法采摘生命的华美果实。劳作不止的人们因为难得闲暇而无法呵护丰满完美的生命，在与他人的来往之中，他难以充满自信；果敢自如，他的劳动价值也因此大打折扣，终其一生，他只是充当了一架机器而已。这位经常运用着智识的人，何曾对自己的蒙昧了然于心？正是凭着这重愚昧，他的生命得以延续。可是，在我们对自己审视之前，有时不得不先为他提供衣食，补充给养。人类天性的精纯所在，一如娇美的果霜，它需要最无微不至的精心呵护。遗憾的是，我们从未对己，也未对人予以如此温柔的礼遇。

[1] 希腊神话中，丢卡利翁和妻子皮拉，是唯一躲过宙斯洪水的人，他们向身后扔的石头，落地后都变成了人，人类因此得以重生。

[2] 引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前43—18）的长诗《变形记》。

[3] 雷利（1554？—1618），英国探险家，作家和诗人，曾两度被捕，囚禁在伦敦塔。

一些人固然身处窘境，深知治生之难，他们每每疲于奔命，步履维艰。我深知他们无力应付虽已下肚的果腹之食，也难以置办蔽体之衣，他们的鞋子和衣衫行将破旧或已经褴褛不堪，阅读本书，也只能背着雇主，忙里偷闲。如此偷偷摸摸，何其卑琐可怜，此情此境我经见已多，非常敏感；总是债务迫身，常常试图谋点生意或摆脱债务，债务啊，那个由来已久的泥潭，拉丁语称之为*aes alienum*，亦即“别人的铜板”，因为当时钱币都是铜质的；纵便如此，依然苟延残喘，而后被别人的黄白之物埋葬；每每承诺偿还，很快的，就明天，但今天人都死了尚未兑现；曲意逢迎，邀宠求赏，只图不违法犯禁而揽来生意；扯谎、阿谀、奉承献媚等等，无所不用，或卑身自降，渺小于无，或虚辞自高，慷慨大度，无非为了赢得他人的允诺让你替他做鞋子、帽子、外衣、车子，或是为他运送杂货；为了防备不时之虞存心囤积，却使自己心力交瘁，或是塞满古箱，或藏于袜筒置于密处，封以灰泥，甚至为了更加安全，密置于层砖叠瓦之中。总之，不管多少，总会藏于某处。

我有时感到纳闷儿，甚至可以断言：我们怎么能如此盲目草率地醉心于一种野蛮的、带有舶来意味，名之“黑奴制度”的奴役方式。雇主们无所不在，他们奴役了整个南方和北方，他们心狠狡诈。沦落于南方雇主的真够悲惨，委身于北方监工的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当你自己成为雇主，奴役自身时，境况之糟莫甚于此！神性，对芸芸众生谈何神性！且看奔走于商道上的车夫，他昼夜兼程，何曾有些微神性鼓荡于中？他的最高职责无非是给马匹填料饮水，除了在运输中谋利，终其一生，他还能做些什么？他难道不是在替一位名重一方

的绅士赶车？庄严静穆，神圣不朽的神性与他何干？且看他怯懦卑琐、蝇营狗苟、张皇不安、徒然恐惧，他既非贤者，亦非圣徒，而是自我意识的枷锁让他沦为奴隶和囚徒——真可谓名至实归。跟自我意识这位霸主的肆虐相比，公众舆论这位暴君则显得虚弱无力了。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便昭示着，甚或决定了他的命数。甚至在西印度诸部这些驰骛想象的地方，如果不愿自我解放，纵然是威伯尔福斯^[1]又有什么办法？再则，想想那些为末日编制着闺房坐垫的妇女，对她们命运可曾露出片刻的兴趣！好像浑浑噩噩不会折损来生的福祉。

芸芸众生在绝望中过活，所谓乐天知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绝望。绝望弥漫于城市，遍及于乡村，我们只好身着麋皮和貂皮的华丽服装以求安慰自己。即便在人类谓之游戏和娱乐的行为背后也潜藏着那一成不变隐匿难察的绝望，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纯粹的游戏，因为那是对操劳的一种补偿。当然了，不染指于绝望的事情，也算是智慧的一种表现。

当我们想及“人类的最终归宿”，生命之必需及生活的道路时，人们似乎着意选择了一种共同的生活模式，似乎较之其他，他们更加钟情于此，实则因为他们打心底觉得，除此以外，别无选择。然而，警醒健康的心灵却铭记在心：太阳依然灿烂明媚，任何时候捐弃偏见都不算太晚。任何思想和行为，无论多么古老，如果不加以验证，都不足为据。众人随声附和或默然许可的真理可能旋即就会被证明为谬误，对于此种荒谬的云烟，有人却深置信任，视为天际的阴

[1] 威廉·威伯尔福斯（1759—1833），英国慈善家和坚定的废奴主义者。

云而会在他的田里降下甘霖。前人曾断言你不能做某事，而你一经尝试就发现并非如此。时易世变，代有异殊，因此人们会各适所需。古人怎会知道，他们在偶然之间才发现，只要添加一些燃料，火堆就会保持不熄，而今人则只需将些微柴薪置于釜底，就能以飞鸟的速度周游世界，仅此一举，足可令古人黯然失色。诚如俗谚所说：“年龄未必有更加明显的优势，足以成为教导后辈的资格。”因为它提供的教益还不及所致的损失，人们可以怀疑，即便是上智者，是否通过生活得到了绝对有价值的东西。实际上，年长者也未必有什么至为重要的教益留给后人，因为受限于个人经历，更不必说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因为他人不知的原因而一败涂地。对此，他们自己也了然于心，还有就是，他们还有此生未了的心愿，但是，他们却来日无多了。我已经年过而立，尚未听到长辈曾给予什么热忱真挚深中肯綮的教诲。当下即是生活，它大不了是一场我尚未涉足的试验，他们既已尝试，于我又有何益？如果我已经体验了有价值的人生，我肯定在既往的岁月里我的“导师”们并未就此言及只言片语。

有农夫曾告诉我，“光吃菜你活不下去，因为菜里没有长骨头需要的东西”，因此，为了替骨头生长提供原料，他虔诚地将部分光阴奉献于此。就在他跟在牛的后面发此高论的当儿，猛地一下，那牛拽着他及粗笨的耕犁破土前行，而那头牛的骨骼就由草木滋养而成。诚然，某些东西对某些人不可或缺，比如那些难以自理和身陷沉疴的人，但对于其他人则只是用以奢侈的物什，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却是闻所未闻的稀罕之物。

在有些人看来，人类的生活已经被他们的祖先所穷尽，他们的

足迹曾经踏遍高山巨壑，所有一切早由他们料理停当。伊弗林^[1]曾如是说：“智者所罗门^[2]曾就株距明示于人；罗马的政府早已规定，隔多长时间进入邻人的园中捡拾跌落在地的橡子不算盗窃，并且拾取所得有多少归于邻人。”关于如何修剪指甲，希波克拉底^[3]曾有吩咐，亦即，指甲应该跟指尖平齐，不宜过长，也不宜过短。这都是些让人昏昏欲睡，比亚当还老的陈言套语，然而，却被认为穷尽了生命的各种欢愉和可能。可是，人类的潜力不可限量，我们不可拿先例去决断他们的能力，直至目前，人类对此所知不多，尝之甚浅。不论迄今你经历过什么失败，“莫苦恼，吾儿，谁人能指派未竟事业于汝”。^[4]

我们可以通过无数简单的试验去尝试多样的生活，恰如哺育我豆田的太阳，它会在顷刻之间照彻跟我们相同的多少星球。我如果对此铭记在心，或可以免却一些错误，在锄草的时候，我并未沐浴在这样的光辉之中。这些星球多么神奇，而所有的星辰都在其顶点上闪耀着光辉，万物相距甚遥，品类殊异，它们遍及宇宙的各色宫宇之中，却在同一瞬间付度着同一个对象！人类的天性和生命与这景象万千的宇宙毫无二致。谁能预言他人被赋予的未来光景？世间可曾有比双目对视的那一刻更加瑰丽的奇迹？只消个把钟头，我们就能经历

[1] 伊弗林（1620—1706），英国乡绅和作家，著有宗教、美术和林学方面的著作三十余部，1644年有论述林木生长的著作《森林》行世。

[2] 所罗门（前1000—前931），系古代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子 and 继承人，《圣经·旧约》对其事还有所记载。

[3] 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古希腊医生，欧洲医学的奠基人，被尊为“医学之父”。

[4] 出自印度史诗《毗瑟挐》。

世间的任何时代，不仅如此，还可以生活于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度。历史、诗篇、神话——我还不知道阅读谁人的经验比它们更让人惊骇，更富于教益！

大部分为我邻人谓之为是的东西，在我心里却深以为非，如果我心存懊悔，那很可能是我谨守规矩，亦步亦趋，我到底着了什么魔而表现得如此规矩？你，年逾古稀的老者，不可不谓荣誉加身，你可能会说出智慧警醒的话语，可是，有一个声音却萦绕耳畔，它不可抗拒，诱掖我远离你的教诲。一代人会摈弃前代的梦想于不顾，一如船只搁浅，任其自处。

在我看来，我们大可以在既有生活之外相信更多的可能，我们能放下多少对一己的关注，便可以真切地给予别人多少，大自然充分地容纳我们的缺陷，一如对待我们的优点。漫无休止的焦虑和紧张真是不可疗救的顽疾，它夸大了我们手上活计的重要性——还有多少没有处理！如果病倒，那可怎么办？我们何其谨小慎微！只要没有信仰能够活着，我们决计如此。我们成天心惊胆战，夜里违心地默诵祷文，寄望于无可把握的前景。我们彻头彻尾在逼迫中生活，但又顽固死守，沉溺于当下的生活而排斥变化的可能，我们常说：除了这样，还能怎样？可是生活的方式丰富多样，一如从一个圆心可以射出无数条半径。在思忖的瞬间，生活会变幻出瑰丽的图景，但是，在生活中，每一刻都有奇迹正在发生。孔夫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人们如果将幻设的生活图景简化为自己可以理解的情形，那么，我可以断言，他们最终会据此构筑自己的生活。

让我们花片刻时间就前言所及的大部分生活负累及焦灼忧虑做一点思考，并且看看我们有多大必要纠缠其中，或至少值得我们牵挂忧心。即便处身于这个表象文明的世界之中，去尝试一种朴野原始，富有拓荒意味的生活也大有裨益，或许我们可以借此明白什么是生活的最基本需要，通过什么方式去满足它们；甚或，去翻翻商人的陈年账簿，看看人们常常都会买些什么，看看他们都在店里存些什么，亦即，最起码的杂货是什么样子。因为，尽管时代在进步发展，但是它对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却影响甚微，之所以如此，可能是我们的肉身之躯跟前人无甚区别的缘故吧。

我所说的“生命之必需”，是指在人们付出努力所有获取中，那些不管一经使用抑或长期使用，而显得于生命关系甚大，以致成了没有人能离得开的物品，偶有例外，无非因为蒙昧、贫穷，或是哲学上的缘故。从上述意义而言，绝大部分生物只有一种需要，那就是食物；对大草原上的犏牛来说，在它已经觅得密林或山洞借以庇身之后，那就是让它饕足的方寸绿荫和解渴之水。由此而知，所有野外生命的需要不外乎食物和处所两个方面。而人类，精确言之，在现有的气候条件下，其生命需要归于如下几个方面，那就是食物、住所、衣物和燃料，因为只有这些方面得到保障，我们方能得以自由地思考真正的人生问题并有望获得结果。人们不仅创建了住房，并且学会了缝制衣服烹制食物，同时，或许在不经意之间发现了火可以释放热量，并因此开始加以利用，最初自然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最终却沉淀